



竹溪膚齋十一藁續集卷十

三山

林希逸著

門人石塘

林式之編

記

重造林埔斗門記

陂之有斗門猶城郭之有關也視時而縱閉之則水之  
羸縮在我而田常無害木蘭有陂自熙寧始截仙溪以  
上數百里之流而橫注之溉田萬餘頃是曰南洋下為  
斗門者三所以制滯涸之柄也莆之言水利者莫大焉

然洋城東山二門有廢有復具見圖誌獨林岫名存事  
缺不載問之耆老則曰創於元祐而壞脩於慶元又壞  
蓋其慶久矣毋動為大衆嗇弗圖咸淳戊辰賢太守聞  
而歎曰治陂渠以利民古循吏事也是烏可已命僧計  
度之衆曰非芝楮六萬不可公曰郡家任此第為之勿  
憚費於是里人作而言曰公意美矣吾儕柰何共裒萬  
五千以經其始寓公林某方為延平倅亦助四千公曰  
吾以四萬一千足之傭工飭材轉海求石朝戒夕令且  
常親行以督之夏四月始作六月告成里人德公圖為

不朽乃列其事求記於予且曰此門雄於洋城東山舊  
矣內以受木蘭激不注之水外以禦寧海晝晝暮暴至  
之潮內陞外遏工費已三之一焉然後左壘累右壘植  
礎者石三之分為兩門尚以橫木仍舊制也又更為新意  
則有石櫃焉有木櫃焉昔之門其深以丈今增四尺焉  
昔之八字其逸踰丈今南北皆五丈焉散水之隄向廣  
六尺今倍之迎水之石向高一丈今三之沉木以為基  
鹽蜃以為固其防慮益周其心思益遠是欲為千百年  
賜也公之治莆為民久計大率類此仁矣哉予因思古

昔治田載于舊典其于水事尤悉畎澮之法既如畫棋而匠人所書有曰磬折參伍者有曰為淵句矩者其文之工殆似畫筆至於蓄水以潞止水以防蕩水以溝意其髣髴必如今之渠塢而獨無所縱閉何耶果有之則其模寫必有奇絕豈應畧之非當時之智偶未及則中土平而水勢緩也是以斗門之名不見於前古而創見於後世由今觀之為此門者使禹復生亦必以智許之之然則限水以滋田者智也裕農以致養者仁也復其舊制而增所無原其初意而期之遠是亦仁智之方也

大書特書夫何愧顧予荒耄不稱此筆姑紀其實云爾太守趙公與鑿紹興人董役莆田尉權丞陳元英三山人登仕郎林應鳳延平之子也涵江人僧則某寺無極也

### 岳安石橋記

岳安橋者璜溪吳君清承諸使之意而為之也辛酉某月始事丙寅某月迄工糜緡錢八百萬初與道人謝有真俱謝逝君獨任責衆初疑其難君極力以就事諸司亦有助焉君來求記予既書其始末因為詩十章章四

句以美之曰使云者帥古心江公萬里漕松壑趙公孟  
傳憲頤山家公坤翁先憲後帥者竹居王公鎔也詩曰  
閩居嶺間緣溪而路長橋短橋日凡幾渡維此金沙有  
水曰岳伊昔梁之時流而閣時雨之淫其喧如瀑壬子  
中秋一漲莫復臬使王公惻以衆請曰謝曰吳以選並  
命其時維何景定辛酉謝俄而蛻歸吳一手力淺慮長  
更木以石為之良難五載而畢衆施既艱公助能幾不  
厭不慳吳亦賢矣豈無長虹如楚視檜曾是山村埒彼  
都會寒暑往來銖寸累積非有此心曷就此役歲月姓  
名所識大者系之以詩美其心也

福州新創義阡記

古之為政其加惠斯民也必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逮  
德衰而此意薄寒者不能為之衣飢者不能為之食況  
死骨乎然嘗思古事而疑之分田制產古人於民最纖  
悉也一夫之田五畝之宅居之已食之已然未聞為其  
死計不韋之書雖出于秦實採三代之文也理皆掩骼  
令於孟春此於盛世何從有之是直其委棄者爾蠅蚋  
之囁能無泚乎井塌之苔能無哀乎何必春月而後可

夫死固民之卒事也不偕可訓壙無其所坊民者何以  
哉侯則可責細民奈何以千百年所遺之論何漏澤之  
請直至元豐始見而後義阡之名出焉是誠今世盛德  
事也閩之諸郡蓋嘗有之矣然而難繼也朱文公之於  
清漳亦再營之停寄之非訓告甚切驪塘危公既續其  
意而又紀之且以治盜去藏之說而繩諸寺漳人至今  
思之今府帥龍圖吳公某尊文公之學而誦驪塘之文  
者也越來吾閩其諭俗也有古靈之愛焉其燕毛也有  
橫渠之教焉究力於民靡念不篤今又哀此阡之不續

而貧者無以掩其親也度城西僧廬廢地空山為窳大  
小四千三十與叢冢二稽之陰陽審以面勢必固必利  
為之永圖棺者函者骸而暴者嬰而夭者皆別處之名  
其坊曰孝仁主以臥雲菴僧儲屢覽以待其用期之以  
日合諸寺之滯留者皆瘞踰期者僧自送之約以春秋  
兩祀之糜金錢二百萬米石百萬郡計窘束如救頭然  
之時而公拳拳及此且親與寄公周行按視又有結因  
爾子孫之詩公以閩人恩矣哉公以詩學名者也小弁  
曰行有死人尚或瑾之解者以為其心不忍也公之為

此其一念之不忍者歟四月始事八月告成聞者莫不加額邦之耆宿謂予是不可無藉也予既慨今昔之思而仁公之用心遂錄其實云爾是歲丙寅為咸淳二年十月記

福清縣脩學記

咸淳己巳春二月邑庠羣士友以書來溪上曰吾邑空乏甚學敝久今令尹初來每攢眉以語我我固知其力未給而皆敬其心前歲之秋府公以名法從強起鎮吾閩憫諸邑之焦煎寬其征而去其害向之持急符而號

呼於吏舍者痛絕之於是為邑長者稍得安意以慈其民吾令尹又以清苦自持以勤恪務善察民之病隨事而藥之空盜之巢剔吏之蠹一念懇懇雨暘應之歲事既登嘉禾薦瑞而井里之聚以飽以遨乃得酬其初心以用力於子衿絃誦之地疏禦人籍入之田撥譙役秋據之請諸生所叩隨事條上凡皆為吾邑士計也且曰不足則以俸繼之帥喜而俞令以自慶於是飭材賦功練日輟使正殿論堂戟門經閣若廚若庫皆撤椽瓦新之又作十先生四賢三文諸祠而易其像室閣之後闕

為堂尤仇好鄰之侵地必復雖強禦不憚工費大半出  
縣家又朝夕至而督視之非葺也更造也其可隱而不  
書乎予曰今夫邑之難曰灘矣曰鑊矣格令所限黽勉  
而來視簿書如仇計晷刻求脫甘其身之寂寞苟求無  
愧於萌黎之人也已度越流俗千百而况懇懇切切於  
困窘愁蹙之中勤約以及人勞費以迪教此其蘊積必  
有所自來者前脩軌則非譜可傳要之立其本者正爾  
本之不立烏知政所以先後哉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噫  
成之難者事也遇之難者時也今上有賢府公下有賢

令尹而吾邑之嘗僚與吾士友又能公此心以相其役  
予老矣何幸親見之稍須考成必且秩鄉飲之禮使予  
得尾諸賢以揖拜其間將見教明而俗美使百世之士  
無忘於斯時若是則遺其歲月惡乎可是役也始某月  
迄某月府帥洪公名某字某溫陵人令尹薛公名某字  
某永嘉人邑人林希逸記

行在仰山孚惠二王廟記

仰山孚惠二王廟祀於江南為大香火跡其靈著實自  
袁始今在所馬軍司亦有焉訊其由則曰昔淳熙間有



本營李統領運本於西江行未至風潮暴作籐木簸蕩  
篙拖束手舟人方相顧愕駭俄有二士立籐上曰我欲  
拊此抵京李諾之風潮隨息散者復聚舟人亦未以為  
異也徐問二士何自來何姓氏答曰我將就試也俟近  
京十里却言之既至李欲延飲二士曰我袁州仰山人  
李嘗至袁髣髴記廟像頗同遽俯而拜舉頭失所見矣  
歸諗於上下於是築室于營以祀之始甚狹嘉泰畢方  
之變一營皆燼而廟獨存衆始嗟異乃闢而大之民禱  
益勤王應不爽民益敬事而廟凡四闢矣今像設既嚴

儀飾浸備衆乃以未得記為歎來謁于予某曰北辰居  
其所而衆星共之在天無二尊也諸神列祀郡國其歸  
戴於朝家亦猶衆星之向北今二王顯異既徧東南而  
來宅于茲豈非以聖神繼紹宗社靈長故思朝宗之義  
而有拱衛之心一念忠君神人同也王為蕭氏本末見  
州圖志毋庸敘獨為祀神詩一俾歌以饗之時咸淳年  
三年春三月詩曰

王初化兮二龍其始事矣亦以語諸篙翁食于袁數百  
載矣眈眈其宮蘭蒸桂奠矣祀彌恭湖南北兮江西東

瓜華之奉兮與物同王知我宋萬斯年兮心乎朝宗宜  
帝所之入衛兮實冥冥之孤忠欲寄靈於一將兮乃變  
幻江濤之中今祠宇日闕兮象貌崇若時雨兮收融風  
掃疫癘兮慶屢豐福吾民兮鞏吾國期世世以祀兮報  
王德於無窮

重建崑山縣廣孝寺記

佛之始也聚徒以聽法必於長林茂蔭之下未嘗為之  
居故從上所錄有曰某佛某樹者四而龍樹又其一焉  
祇園施地致之城闔是則寶坊之萌芽於是莊嚴之說

行矣自竺嶺之傳至吾中土其始也亦然予觀高僧傳  
諸賢大抵皆草衣木食班荆蔭松以為之初其道既行  
其徒既盛於是爭為壇宇以居其師于斯時也患於無  
師不患無居其後上而公家下而巨室有崇貴其說而  
求以自託於佛者又華絢金碧以致其徒而居焉故空  
王之宅徧天下而莫盛於東南則梁之蕭閩之王吳越  
之錢倡之也今久而弊矣為之上者乃因其居而籍之  
利其有而賦之又從而多取以困之故其居漸廢而貧  
無以自復予嘗以是慨之今吳之崑山有僧曰允親者

得台宗之旨於印北峰游歷而歸思有所建立而未能也寶祐中因浚河黃涇得石土中有大字六曰崇慶寺大界相旁有小字曰會昌元年僧興遠立他文磨滅不可讀親喜曰此古寺基乎吾得其地矣寺之興廢固失所傳其曰大界相云者即畫地之識也請於有司易其名曰廣孝予嘗備數儀曹與聞其事符下矣親又規置田園封培蘆蕩以為歲計役方興而親歿其嗣子思梵悲其師之志不遂竭力以成之景定壬戌賦功越五年而畢事相其役者梵之子文熙文泰與其孫良珪也乃

介予方外友若圭求記溪上予既慨今昔廢興之故而疑其將窮親能立心於其廢滅既盡之餘而欲一手作興之難矣梵為此役又能竭其毫縷之積而無所資於人又難矣今夫世之為子若孫者能酬父祖之志已艱其人自親至珪徒以教法相紹而四世一心共圖其終豈不愈難乎而且不求文於時之燁燁者而即余之寂寂不于其近而于其遠勤勤數千里以是為請其趣尚異於世俗蓋如此予既焚香而記之且祝曰若佛之徒皆能用心如思梵者教道不益隆乎已廢者不俱復乎

是寺也親為開山矣梵今主之

重建歛石寺記

僧寺之廢興以吾儕視之若於事無所損益也然予觀江湖浙之和糴運糴淮東西之車馱夫脚其為產家害極慘而他科索不預焉以予所見推所未見槩可知矣獨吾閩之人衣食其田自二稅之外無所與聞問之僧寺則上供有銀大禮有銀免丁又有銀歲數則有祠牒貼助秋苗則有白米撮借與夫官府百需靡細靡大皆計產科之嚶嚶者但曰吾鄉地狹人稠田之大半皆入

諸寺然而穀之食者邦人也豈輦而他出乎糴必以錢雖在諸寺猶大家也故前輩有曰僧寺閩南之保障予常以為仁人之言數十年來官病之吏病之大家亦病之僧逃而屋敗者過半其幸存者猶凜不自保況已廢而求復興乎于斯時也有能獨力勤苦以復其舊亦難矣哉王融歛石在邑之陽去通衢數里許其扁曰龍潭歛石禪寺唐僧智嵩初自文德中廢矣一殿僅存嘉泰初莆僧彌清首衆鹿門郡倅劉君守仁以其賢白府帥俾居之清辛勤經畫自庚辰至癸卯凡二十四年殿既

重瓦法堂彌陀閣望拜亭雲會寮則更造一新藏屋亦成寶輪方斷以老而僊界之覺融融去丁未以慈榕繼之金碧其輪繪飾殿像又為堂為廡礮石砌寺前後地若干丈成師志也砧基失久陳乞打量丁巳始再給榕之用力甚苦今亦二十年予雖未至其所得之圖經主山自石竹而來左右雨龍湫時興雲雨隨禱隨應載在祀典朝家重農閔雨亦與符免酣息權管科敷以優之清昔退老晨夕課誦猶十餘寒暑年八十夷然而逝自號古澗亦叢林可稱者也榕以始末請記且曰但以吾師之勤恐遂堙沒某甲無冀焉予既嘉其父子之能而又喜榕之言若此故併書之

福清縣重造石塘祥符陂記

陂之名何始乎其在夏書已有所謂九澤既陂者求之水經則自楚人期思而後天下不知其幾無非賢守令為民為之然廢興不常作其始者固難而復其舊者尤不易汝南鴻隙大陂也翟之威廢之濯龍之夢黃鵠之謠皆怨者託其言以求復卒至鄧晨而後作用力凡數年其難可知矣况今人乎玉融石塘陂昔縣宰即公蘭

所作碑亡矣誌有之水之源始于閩長邑南下五十餘里至邑之西湖迤行及藍尾則由小橋而東注矣濱江為隄直抵古放生湖其滙始大又行七八里則湖之尾焉溉田五千餘畝為邑上腴以其作于祥符也以祥符名之中嘗湮圯嘉泰甲子張侯大任實興之既而時敝時葺至景定癸亥啣於洪流始大壞故邑東諸洋皆無所仰雨至莫留旱則立槁民甚病之役大費夥莫適為謀戊辰賢令尹寔來諭於衆而知之曰邑雖貧是烏可已作意復之寓公大姓亦樂為之相有草曰蒼湖昔所

無是歲忽生售鎚六萬令捐以助役堤之基非沉以巨艦不可適有禦人沒舟者令即給之富者役者輸財竭力惟恐後令又時出而諭勞之孟秋始事良月訖工糜金錢六十萬工六千中役兩幾敗後中秋三日洪發前重陽八日海漲諸堤岸多漂沒而此獨存人以為令尹一念所格聞者皆加額焉是隄也南臺廟東舊逼江移而改築以丈計之六十五基尺三十其上半之湖尾為丈二十基尺八十高半之基其上損四之一邑人始疑難既成而喜來請記予亦喜為之書曰祥符古陂于邑

之東既廢而久湖與江通昔壤之腴今廢而涸賢哉今尹為民更作堤成未半潮怒溪淫屹如有相神監其心緊令之心惟民是福天亦應之嘉禾瑞粟我歌屢矣況此役乎令尹之德與長江俱波流泱泱禾黍旆旆昔誰之如賈渠名埭令尹薛氏名某字某永嘉人是歲實為咸淳四年十有一月林某記

泉州重修興福寺記

溫陵佛國也中甃之城有曰開元寺者聚僧舍百二十所而居之興福其一也俗呼為粥院謂開山某師戒行

嚴誦法華得力常主千僧粥食於斯也地居東北隅始甚隘元符中圓覺師本觀主之得鎮海超禪掌示之旨道化盛行學侶雲集無所容請于郡併數刹而闢之其寺始大中燬于紹興舊碑俱不存其復也亦莫之記予昔為郡掾屢嘗往來其間淳祐辛丑歲大饑予領賑濟二局朝則散粥開元午則濟糶承天兩寺脩廊東西各數十丈食者列坐糶者分給皆容數千人不翅時方隆暑非此何所措故嘗謂僧廬亦非無助於政也時住興福者前則善立後則崇端立以有為稱端以靜嘿勝皆

可語相與頗密今樓指三十年間寺敝久矣戊辰冬忽得圓悟書以重脩法堂香積諸因緣來請記悟予里人也向為雙徑演溪記室演以高弟許之予嘗敘其枯崖集矣而未知其志行若此主此席未一載而役於土木不憚其勞某月鳩工某月畢事糜金錢若干吁亦難矣遂樂為之書獨昔寺之始事無所攷者老相傳但曰華嚴董粥事時有兵官奪其桶飼馬師取伽藍畫像壓以磨石而訶責之一夕行廡下有人身長八九尺乞還位設師曰寺失桶而汝不知汝職何事答曰即索之中夜

俄有叩門而還桶者曰二馬俱斃監者懼而歸之一夕又見師曰未足言勞何以廟食于此神曰願為香廚屏鼠雀師許之置祠焉至今廚無此耗神則神矣非師何以令之圓覺有傳開山遺其名其所傳竟爾因併錄于此是歲實為咸淳己巳嘉平月林某記

### 慧通大師真身閣記

金華大師名志蒙生金華徐氏初以永福懷悟為師三乘教典不學而通常披金綉衣去來闌闌中里人呼以小舅師亦自稱曰姊夫得錢于市即買豬頭以食故號



為豬頭和尚時言吉凶皆驗或曰師聖人歟曰非也凡人歟曰非也或曰如何師曰汝以我為聖則聖汝以我為凡則凡人莫之測周游其鄉三十年景德丙午始居衢之吉祥院即今天寧也衢人尊信之甫旬浹沐浴書偈而化危坐七日異香不息遂以真身為閣奉之遠近奔湊事之如生早滂之禱隨應清獻趙公嘗為之贊以散聖目之信矣元符己卯勅賜慧通大師寔曹守公輔所請至宣和甲辰始紀之則廣信郡丞洪公芻也閣屢毀而屢復者先後賢太守也嗟夫釋氏之教亦幻矣授

法傳衣聚徒闡化此大乘正宗也至如揚普化鈴曳彌勒之袋殮蝦拾蜆吞鵠吐鳩如狂如癡驚世駭俗豈苟然哉意曰汝以跌坐寂照得禪乎我不然也汝以持齋守戒求佛乎我不然也掃其窠臼納之爐錘是又一機焉方師之存疑信已半矣今其歿也踰二百年天禧己未寺厄矣紹聖乙巳又厄寶慶丁亥又厄嘉熙庚子又厄閣凡幾廢而真身屹然至于倉皇歔逼逆而致之至亦隨熄是孰使之然哉由此而觀則身前之變幻蓋可知矣豈非莊子所謂猖狂妄行蹈于大方者乎今天寧

主僧如玉寓書於予曰大師靈跡著久矣今郡侯趙公孟奎重剏殿閣賢良劉珙述夢捨田雖有新記而疇昔事蹟未詳舊碑朽敗傳寫訛雜來者何質焉願有記予即其訛雜者而條理之得其本末如此因以其所以異於本教者索言之抑師又云古貌昂藏法中之王猪頭千箇未始片嘗陶吾真性吾即定光然則其食也果食乎非食乎世而有定光則知之

清風峽施水庵記

柯山徐君伯東結菴於清風峽之下又為亭于左以江

月名之庵儲茗劑以竢行者風月則自有樂也屢以書來徵記予曰義漿得玉徐寅有賦為楊玄作也知君盛心施不求報雖寅無取矣姑以其所樂者商之今夫風薰兮時兮因見於絃歌矣自南華著論於齊物而後有宋玉之賦前喁後於大小二和與夫百竅之聲是不可以圖見者而周獨模寫于章句之間毫端之巧與造化爭彼楚人之論殆有激云爾雌雄果何有哉今夫月皎兮皓兮同列于風雅矣自五言既興子建詠於前士衡繼於後而後有謝莊之賦流光徘徊賦之高樓照有餘

輝攬不盈手語粹而味深殆為古今絕唱彼西園託興  
千里懷人霜露沾衣徒傷遲暮是直齊梁浮靡之習於  
義何取哉爾其淫於溪谷而泛我幔帷行於素空而入  
我懷抱予於人者何私焉見有遠近得有淺深皆夫人  
自為之爾千載而下則有月到天心風來水面若康節  
所謂真趣者吹者非風照者非月若伊川所謂滋味者  
力生於所激形生於所遇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又  
有如玉溪所記赤壁所賦者興味之遠前無古人非知  
道者孰知之今君酷喜吟而有清思披襟於峽弄影於

江其於由前之趣必有超然而自得者僕何容喙焉雖  
然幡風非動比倫無物此又幽人野客一種見解何當  
握手嘗試言之菴某年某月某日成君名某字  
伯東今為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制置安撫兩司計議  
官咸淳五年正月日林某記

潮州海陽縣京山書舍記

京山書舍潮進士胡君申甫所作也戊辰夏自京南歸  
道溪上袖其圖謁記於予挹其容謙而尚德者也聽其  
言質實而務學者也即圖而觀則前鑿方池涵光浮為

碧為梁如砥門曰橋門此書舍所由入也其間軒豁夷曠百步而羸兩旁為列屋離而遠之于是傑棟危詹勢欲蹇翥扁以四大字燁如也華扉洞啓噲噲潭潭論堂正中夾以脩廡東曰觀善西曰會文是為師友往來講切問辨之所四齋隅置則絃誦者居焉最後聳以三祠安定左而昌黎右瞻儀肅肅侑我聖師其規模甚廣也其位置甚嚴也君又以其面勢語我曰書舍之外三峰參前二水環抱京山峩峩如坐屏障前後柱百有四十皆礮石為之某年某月始事某年某月畢工予雖未及

一見已知為南州偉觀矣君歸踰歲予記未就遠使來趣予因以是思之素王之祀天下所同潮於文公歸敬惟舊君今尊其姓所出於安定先生拳拳焉身在嶺海之南而此志所尚北方人士或有愧者若人哉可敬已而況我朝儒風獨盛前古師道久廢胡先生寔興之若川學法賢闕取以著令至今存焉于時伊洛之教未迪也今四方之士知尊周程在在有像安定則未之聞君為此室與韓共峙意使潮之衿佩游詠於斯知學問體用淵源成棟梁榱桷人物仰高山斗簸弄明月于以相

輝于無窮京山之名媲美衡鹿殆自茲始豈非三陽千載盛事後之人推言其自必曰胡君倡之竹溪書之予亦與有榮矣咸淳五年龍集己巳春三月林某記

竹溪膚齋十一藁續集卷十一

三山

林希逸著

門人石塘

林式之編

記

報暉堂記

莆陽吳畢公去冬之半過予溪上求記其所謂報暉堂者予諾客而退於心戚戚焉悲吟累朝乃慨然而嘆曰為子易養親難養親易報親難予不幸早孤與吾母相依踰五十年少為癡兒粗知力學求以盡為子之責而

膚齋續集

一

十一卷

已未有以養也長落江湖以侍親之歡不若養親之志  
滯留兩學何止百戰髮已半白而後苟竊升斗之養而  
又與世寡諧屢進屢斥每以動吾親之憂怡愉之奉歲  
月能幾何哉風木俄悲而身亦老矣脩名不立為世棄  
人罔極之天痛何所報每思東野之言未嘗不自悲且  
自愧也今吾子架斯堂也為斯名也承顏問視朝斯夕  
斯而且以文游於諸公南北贈言充溢几格持此以奉  
加食之笑何樂如之况聞子之所自出孝子郭氏也子  
嘗誦艾軒雙闕之記想慕其人每過其廬必躊躇不忍  
去幸而識之如一見焉以予之悲思<sub>子</sub>之樂而又美其聞  
聞見所自來能不歎羨矣乎因為此記併述予心亦願  
子知吾由前之所以愧者而日加勉也咸淳五年四月  
林某記

南劍州梅堃徐公祠堂記

陳歲臘月未半延平新史君以書抵溪上曰吾郡有兩  
賢堂復齋與梅堃並祀也既燬而復衆以其地迫隘不  
稱兩公之居將以梅堃獨祀於演山堂梅堃於子為知  
已宜為我記之予曰侯領印未數日郡事費爬梳甚而

首務及此賢矣哉抑予聞昔賢以循吏名者固曰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然有三年而代者五年而代者民思其德千載若存桐鄉之於朱邑密之於卓茂是也今梅堃先生以某年某月領郡某月棘歸其留也董董六十日其去也攀轅截鞵遮苦留至于間道遁去今亡矣而郡人尸祝之心猶拳拳若是何何以得此於民哉或曰公之初來峽陽方洵公諄諄然以赤子視之貽書出教曉諭勤勤故人感其心皆棄鋤挺而去僅居一二倡者以謝公亦薄尉而縱之一郡帖然抑齋猶雜以數年之勞

而公附集於談笑之頃民之所以不能忘宜也予曰不然其特其迹之一爾儒以道得民道豈有迹哉吾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及其相魯也甫三月而化成豈非綏來動和之際志心孚神契目擊道存烏可以久近計烏可以一事名哉公學聖人之學者也生平踐履蓋得於伊洛考亭遺書大廷之對所謂得力處者即公自得者也故居家盡其孝立朝盡其忠其仁滿腔而根於心者見面而盎背想其蒞于斯也褰帷而出凝香而坐士之見者曰吾父師也民之見者曰吾父母也捨我

而去何其亟吾以心慕之去我未久而不憇遺吾以心  
思之以邦人終始之心而起陳侯慕向之念是祠也非  
以像祠也以心祠也太虛長存此心不死則梅堃之祠  
當與演山相為久長矣梅堃先生徐氏信安人諱某字  
某仕止工部侍郎贈某官祠以戊辰季冬望日始事嗣  
歲三月告成是為咸淳五年四月日林希逸記

莆田方氏靈隱本菴記

咸淳五年夏四月予以金鳳之戚至莆謁寺丞方君於  
其居既入拜鐵菴先生之像退而坐心田之室君語予

田曰吾祖長官葬靈隱山下而祠於南山之薦福薦福有  
田長官子六人所共施也每歲中元祀于祠六房子孫  
預拜者數千人香火三百年如一日近以僧貧賦重其  
寺幾廢余承先志強為掖扶幸而成緒後村已為我記  
之獨靈隱之墳去城三十里守者僅一夫其居又遠故  
前此有傷其薪木者常時拜掃歲一至六房各一人他  
子孫多不識其處吾翁嘗病于斯矣未及廣之余今謀  
之族老約以澆松之日不拘蒸嘗分數凡命士舉人監  
學生皆得預焉又思其至無所容遂于墳側為室三間



中則祠堂飯胙之廳西居菴僧東住墳客買田十二斛以食之田存則菴存菴存則松楸百世無恙矣某年某月始事某月既成取吾翁譜序之語名之曰本不書無以告來者願書之何如予曰世不古而大小宗之法亡蓋自采地先廢始采地存則族而聚者有所系不至於輕去其鄉而忘其祖漢人猶以封侯得國為重者寔吾意也千百年來此意泯矣固有買田清潁而龍岡日遠買田陽羨而去蜀萬里者雖大賢有所不免要不可以為訓獨高平公眷眷姑蘇之族而有義莊田焉非徒為

族黨計實為墳墓計也今瞻塋之典盛于莆君家族大而系遠故此事尤盛長官之祀既有田薦福矣君為此庵又買田以贍守者且欲使六房之後皆無忘其始成鐵菴未為之志廣前人孝愛之心君誠知本矣昔孟子有言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此為墨氏兼愛者發墨氏以愛為仁而不能盡此心之理故其弊也失其本而至**于**無父今君推一念之愛自**其**彌**其**以及其祖又**其**及其族親不流於泛遠又不至于忘克仁之端盡愛之理蓋得此心之正者賢矣哉然則萬物本乎**于**天人本于祖知其

本者心也人能全其本心則知祖矣知祖則知天矣予  
迂矣為君嘗試言之君亦嘗試聽之 寺丞名某字某  
長官十二世孫也是歲己巳端陽後十日林某記

### 重造應天院記

應天古禪刹也開山師諱智淳白嶼人初行江干見水  
中青蟻為苔所蔽撞破而出因此有省遂棄家學佛徧  
游諸方聲價動江湖崇寧四年掛單京刹帝知其名擢  
主西寧州萬壽寺師進偈力辭久而居閩寄跡青鳳山  
閩帥以巨刹致不可即其居訪之兀坐蒲團煨芋烟滿

室迎送不出戶限帥益賢之歲晚還鄉遂徇此寺此疇  
昔故老所傳也寺之始事以紹興二年壬子則梁題有  
之距今一百三十八年舊為屋數百楹去溪干之市纔  
里許即石橋東望飛簷橫脊隱隱綠陰間游觀者不絕  
中因寺前巨浸昔田今溪

### 歲入浸微官

征日急主僧困于吏屢易逃遂以他寺歲拘之堂宇廚  
庫俱壞四圍荆棘沒人牛羊出入不禁佛殿穿漏僅存  
門與中間一堂柱皆跣立門之西壘墜不盈丈一僧守  
之過者愴如也予因溪橋之役偶一至焉僧指殘碑以

告碑之所載即崇寧三偈是也予素敬師名知為師舊  
宇乃謀補葺之第歲儉鄉貧助施能幾予方強勉以畢  
橋事于是去難圖易程力即功中殿撤去椽瓦與門一  
新又增以左右翼室兩廡東西共長三百尺是則更造  
也姑俾周阿稍完苟焉具體而已如師願力諸佛護持  
他日必有盡復其舊者因書以告後之人且併補其本  
末失傳之缺是役也始丁卯季冬迄己巳中春糜金錢  
若干幹緣僧某董役林校尉德政是歲為咸淳五年三  
月林某記

### 潮州開元寺法堂記

開元寺法堂潮陽官吏祝堯之地也寺始甚雄中有子  
院三十六紹興燬于虔寇後雖更造僅有佛殿羅漢堂  
三門兩廡而已餘皆豪民大姓據為列肆矣堂則無有  
也虹節之禮移于光孝趙侯師考曰嘉禮然乎哉請于  
公朝盡復其舊以為室而後呼讚之儀始肅時嘉泰甲  
子也屋久而敝壬戌之秋颶風大作堂仆焉虹節之禮  
又移于戒壇閱歲八更守四無有動念者咸淳己巳通  
守林侯實來適行郡事乾會壽崇兩節禮行郡之簪纓

緇黃咸集騶隸縱橫肩袂交午喧聲如虛市侯愀然私自念曰祝吾君以萬壽盛典也一壇餘地不盈數丈洶湧叢錯如此吾儕俛首苟率以就事非不恭乎於是求老緇之賢者曰惟靖以開元致之捐俸金百萬俾就此役為屋九間其深丈有六廣三之前後諸棟皆易以石閎傑伉好殖殖潭潭觀者聳異而民不與知庀工于仲夏某日越某月堂成僧來請記予曰事之已廢而難復者豈皆力不足哉顧此念何如耳斯堂也上下二百年始廢于紹興而趙侯復之再廢于壬戌而林侯復之二

侯非求益于佛者也尊莫尚於吾君事莫嚴于誕節即心揆禮必肅必虔豈非臣子所宜然哉彼拜稽于薦巖之所而不病其名沮塞于梵戒之庭而不嫌其媿何獨無此心乎嗟夫千秋立節雖始于唐而華封之傳自放勛始至如天保之報壽指南山此詩人所歌詠者然則古今臣子此念大抵同也古今所同而間或忽之于於此能不起敬乎抑當趙侯時郡力方裕其為之也易今朱提之綱符移火迫綠林之擾桴鼓日嚴郡之焦勞久矣侯於此時暫領郡印而急先及此方之昔人尤可敬

矣是宜書侯名式之字子敬三山人以承議郎通判軍州事其年六月日具位林某記

潮州重脩韓山院記

韓山書院子間之舊矣咸淳五夏之季有以三陽士友之書來溪上曰韓山文公故廟址也前史君鄭公良臣築室于斯扁其三門曰城南書莊論堂曰宗道祠室曰泰山北斗文公中居天水趙公左濂溪槎溪二公右兩廡四齋職員十生徒倍食之以田則鄭公所撥陳公圭買之自淳祐癸卯迄今未三十年藩夷簷缺橫者植者

俱敝凜凜若將壓焉今通守林侯適攝郡事一日率諸生謁祠下講畢周旋四顧曰潮之士知學自文公始亦猶文翁之於蜀常相之於閩也邦人奉公香火于今數百年不忘公之教也我朝以來邦之人物有登從橐者亞廣庭者冠蘭省者釋褐宗庠者擢英儒科每詔不絕家有絃誦之聲里列衣冠之族皆公賜也前人為此室蓋繹公之教思相期于無窮此而不葺吾愧焉於是捐俸金四十萬命堂長林震曾董其役凡室之材無分鉅細摧折者易之腐缺者補之增楹之礎高至數尺去瓦

之敝重覆一新自門堂齋廡以至庖福與外之九賢堂  
皆完且固仲春始事首夏迄工郡方焦熬需調百出侯  
念及此實人所難闕而不書惡乎可願記之予曰侯為  
郡政汲汲教事知所先後誠近道矣然士莫難于學學  
莫難于師今潮人之所師者文公也而况游泳于斯日  
瞻遺像其可不知所敬慕乎慕之云何是必曰起八代  
之衰者文矣濟一世之溺者道矣疏犯人主之怒者忠  
語折三軍之帥者勇挹衡之<sup>山</sup>之靈而雲霧去之惡鱷魚  
之暴而風雷驅之是固公之可傳可敬者抑所謂浩然  
而獨存者果何物哉狀公之本末莫妙於坡仙一記吾  
儕必以是思之夫是之謂善學侯名式之字子敬三山  
人是歲己巳孟秋朔具位林某記

### 道山之字記

莆方兄準余齊年景楫之子也為堂于所居之側而名  
以道山之字負東巖臂烏石而面西山四時臺榭東曰  
靚粧夏曰未風秋曰見南冬曰索笑中有亭曰聳翠前  
門曰櫟園後門曰迎隱與羽士之居為鄰也以書求記  
予曰孤舟尋壑倚杖看雲守八九椽之居畦數百本之

非此貧而為樂者之事也苟有力焉則品奇章之石譜  
洛陽之花種木千章樹蘭九畹駕花外之車縱荷間之  
舫彈箏擊竹飄裾曳袖于其間樂則樂矣然平泉有詩  
而主不留焉輞川雖圖而門嘗鎖焉此退之所以為坊  
者傳也今子之家傳六藝有圃也羣書有苑也燈窗之  
暇乃欲游息于斯俟學之成需時以進入蓬巒之圃觀  
右文之藏淪茗汗青之間舉杯方壺之上於是吟太液  
賦上林于退朝歸院之餘預賞花釣魚之宴其游愈華  
其觀愈大道山又其發軔爾昔吾為少蓬嘗請道山之  
扁既拜宸賜以揭以鐫隨以罪去回首舊游又記此室  
嘆且愧焉咸淳己巳元日膚齋林某記

竹溪盧齋十一藁續集卷十二

三山

林希逸著

門人石塘

林式之編

序

安晚先生丞相鄭公文集序

隆古盛時明良並世其都俞廊廟之上大抵皆有道有  
文之士也觀之書焉舜之禹臯陶伯益商之伊傅仲周<sub>虺</sub>  
公召公盛德大業格于皇天而曰歌曰謨曰訓曰誥凡  
子雲所謂渾渾灑灑噩噩者皆數君子為之也吁何其  
盧齋續集 一 十二卷



盛哉歐公嘗曰文章事業士不兩能蓋非為斯時發也  
漢唐輔相豈無其人然蕭曹丙魏房杜姚宋功名著而  
不以文稱韋平康薛常楊燕許詞藝勝而事無足錄論  
人物者每每遺恨于斯蓋三光五嶽之氣分矣獨我朝  
諸大老前乎韓富馬呂後乎張李二趙其人如泰山喬  
嶽其文如黃鍾大呂紀諸旃旃常者駿閱垂之簡帙者炳  
耀吾宋之懿所以上並帝王而諸公亦鍾天地之全美  
也求之近世則有如安晚先生丞相鄭公者焉公早游  
太學即有異聲越從經以至大用高文大冊流布人間

黼黻兩朝既極文章之用敷陳九陛無非仁義之言諫  
藁多焚僅存其畧乃若淵躍龍潛初繼大統兩宮同異  
監在治平公竭忠忱以俾聖孝時則有甲申尊親之書  
逆全驍張聲震江南廷議不齊類唐淮蔡公贊其決卒  
成聖功時則有紹定當國之書親事法宮乾綱甫正公  
憂旁落力折機牙時則有政柄之疏和使往來國是未  
一公條間甚迄如耆龜時則有邊備之疏他如敬思二  
銘元吉十箴與夫祖訓四言發揮帝夢又宗社之大計  
也功言共立不既偉乎而况端明改紀登良去凶宇宙

耀明媿美元祐中遭讒妒公身雖退而當時諸賢迄無  
王呂之禍雖嘉淳而下局面屢移賢否豈不迭進而丁  
史之去如棄弁髦豈非聖學高明黑白終定講明輔導  
要有其先是非甘盤之力乎方公之再相也嘗以輔政  
無狀為謝穆陵自指聖心曰丞相之功在此然則大人  
格君之業公實有之天下有所不知而先王獨知之也  
文章又其餘事爾予嘗因是思之元豐末年燕詒置傳  
使酬神祖之言鼎湖龍御為世少延俾溫國輔贊其間  
得殫忠益異時紹述一語必無所投其奸則邪正紛紛  
亦不如是其酷也公之所學所遭頗與文正相類追傷  
往事益歎穆陵之聖而有感于公今公夢十有七年諸  
孫粹公遺文而出之以予受公異知俾為之引予思疇  
曩初登朝公留經幄時得從容侍筆研知公學窮古今  
出入經史胸中所有浩如也鎔煉而出俄傾千言形之  
聲歌興味尤遠豈常流所可及然且樂取諸人叩擊不  
已一語中肯繫必賞味如自己出集思之益容人之度  
蓋于是槩見焉因以併識于此

次雲方先生詩集序

予嘗因論世尚友之言而後知古人所以慨惜人物者夫以友天下之士為未可而必求之詩書是豈忽近而驚遠哉蓋宇宙茫茫人物能幾同乎伊尹猶有萊朱獻子之友已忘其三向非孟氏一言則俱泯泯矣網山先生嘗曰在昔乾淳甫之人物最盛其間諸大老若文節次雲景章漁仲皆千載人物今艾軒以集行夾漈通志溪東藝圃久傳于世可以讀其書而知其人獨麟臺方公既歿其後浸微平生著述片紙不存其可傳者惟古律詩兩卷亦復沉沒不顯姓氏竟見于老艾一銘是豈

非可重慨惜也耶公嘗自言吾文如雨沛然而作則奔注百川瀰滿萬壑常時一滴無之蓄之淳泓發之閱肆其抱負果何如哉聞公初給札時吏白策題例先得公揮手叱之翰長聞而不樂遂取三國六朝兵爭險要錯綜其間以困之公入擒文一覽而笑雍容奮筆終篇萬餘言南北數百年攻守得失如指諸掌何愧于歐蘇哉是所謂沛然如雨者也使其全藁幸傳豈在古人之下乃若其詩則或長或短可興可觀是謂學問之鼓吹也其飄灑即謫仙其渾重即子美得遺音于風雅寄逸思

于莊騷雖元白郊島亦當北面餘子何數焉予年二十  
一時得公此集晝夜諷咏如見其人故篋久留蠹蝕殆  
盡訪公之家則屋易主矣况集板乎每一追思悵然如  
失今公族孫巖尹訪尋幸得錄以寄予得鼎還珠不足  
喜也敘而藏之因語巖尹曰千載而下有論世尚友者  
必求之吾儕相與珍惜可也

### 陳西軒集序

士莫難于知道文直寄焉爾因其所寄而後知者存焉  
然則文亦不可忽也茫茫宇宙知道者能幾苟有矣存

而用不見于時沒而文不垂于後是非尚論人物者所  
惜哉西軒陳先生有道有文者也生游洋萬山中而學  
得聖賢之心文接神明之奧趣詣幽眇出吻芬葩率皆  
蟬脫于塵濁之表其在當時與次雲老艾溪東溪西為  
同出是蓋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老艾一字不輕許人獨  
謂公之學不緣師授其視橫渠為同時獨曉者集中諸  
銘獨次雲曰子方子公曰子陳子而已至于其文則曰  
今之良者與玉同色豈不以人知黃之為金而不知白  
者尤貴乎蓋為不知公者嘆也公年不盈六十仕不過

一邑生不求聞于人而後之志人物于莆者亦於公缺焉金玉之言蓋于是信矣予生最晚年二十時得公月圓施施之賦于先師樂軒吾師深敬公者予固焚香慕尚久矣最後始傳此集于公曾孫子高觀其記序論贊頗有檀弓谷梁太史公之風古今五七言可與子昂元結浩然相上下至如桃花瑤華諸賦使孫卿屈原見之亦當擊節而西軒一首自為態度又與鮑謝爭幽潔焉此其所得所寄艾軒不可作誰與論其樊者然公游戲於此歲月浩矣豈應所傳止爾苟非殘篇敗篋篋淪委於地蒸為靈芝流為醴泉則其光芒蘊積必且為華星卿雲矣又孰得而見之此予所以重惜于此書也公諱某字某興化人承議郎知長樂縣生政和辛卯卒乾道丁亥艾軒所為窆銘與墓誌在其出處言論畧見于黃鐘燕話予大母即公族孫也

丘退齋文集序

有文字來為文之士誰不欲用于世然而有不可必者天也非人也老艾一宗之學固非止於為文而艾軒之文視乾淳諸老為絕出一再傳之間如大著正字二劉

季冶黃懷安網山樂軒二先生黃石吳叔達是皆筆幹造化者網山奧而清樂軒竒而法雖諸高弟亦當避之然艾軒立朝不久二劉尤日淺奏篇講卷已驚駭一世其餘皆以窮死使人人得吐其所有是為何等人物予嘗為世惜之兄于樂軒席下吾輩所歛衽者弱冠拔解漕臺主司竒而敬之顛頓三十年而後得第其未第也已客于龍學信菴二趙公之門三京之役傳檄中原帛書露布皆公筆也既而往來諸閫應酬兵事或言之諸使或辨之中朝辭氣激昂議論精到傳稱執訊之書史

詫成風之檄兄何遜焉在昔有唐徐濠書記宣州賓客如退之所記所稱卒皆由藩府升朝廷大用者相踵主人勲業方新而兄之鏡中蛇已蟠矣豈不重可慨哉乃若襄城之赴援儀之料敵勇于李泌精于柳渾人曰信菴之客有兄即紫巖之子羽也疾且革手為別書區別秦張毀譽字字切至而輝采爛然死生之際如此難矣哉使兄而得盡其用則相如諭蜀之文宣公制敵之議房喬垂沒之疏可兼有並傳矣予少與兄同事樂軒筆硯之交甚密中間南北睽離近二紀始同為乙未進士

僕南歸兄以信菴留飲別京樓握手不忍釋甫三載而兄沒于儀真甲也未亂遺稿散落幾盡今甲能傳世科痛惜其文訪求十年所得竟爾覽之涕下曰斯文也其用止爾耶斯人也其傳止爾耶姑為之序云爾

李君瑞奇正賦格序

自退之為詩正易奇之論文章家遂有以此互品題者抑嘗思之張說徐堅之論文也其曰良金美玉無施不可非正乎其曰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非奇乎不妨為俱美也前輩乃曰好奇自是文章一

病退之亦自謂怪怪奇奇不施于時祇以自嬉然則奇固不若正矣雖然李長吉辭尚奇詭而當時皆以絕去翰墨畦逕稱之李義山受偶儷之學于令狐及其自作乃過于楚非以其為文素瑰奇歟長吉之奇見于歌行義山之奇見于偶儷偶儷云者即今詩賦體也使今人之賦有若玉溪之奇又何愧于古哉莆陽同舍李君瑞以賦得名屢薦于鄉優升于學每以奇取勝自謂之伏兵蓋前後見賞有司皆以鋪敘體得之今集賦家大小諸試自蘭省三舍諸郡鹿鳴以至堂補巍綴者皆在焉

每題先之以正繼之以奇鋪敘之外或以韻奇或以意奇或以句簡古而奇或以原頭末三韻兩韻混成講結而謂之正者人固知之時出之奇多有流輩思索所未及譬猶孫贖之滅竈削木淮陰之背水囊沙初不在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自可扼敵吭而破敵膽也以君瑞肘後之方已效之劑不自秘而傳之人得之者當萬選萬中矣然唐人論詩有六迷云者有七至云者其說則曰以詭差為新奇一迷也至奇而不差一至也是必知其至而去其迷以詩之病而驗之賦庶乎得君瑞所以傳之法而又盡其所以至之妙予少學賦苦不能奇今老矣喜聞其說故不辭君瑞之請而為之序云爾

### 方君節詩序

詩有近體始于唐非古也今人以繩墨矩度求之故江西長句紫芝有詩論之譏蓋紫芝于狹見奇以腴求瘠每曰五言字四十七言字五十六使益其一吾力匱焉其法嚴如此今集中古作絕少亦尚友選家摩括極其苦淘滌極其瑩雖然渾雄之氣視昔缺矣前此我朝諸大家數律之精莫如半山有楊劉所不及古之奧莫如



宛陵有蘇黃所不及中興而後放翁誠齋兩致意焉然  
楊主于興近李陸主于雅近杜吁詩于李杜聖矣乎神  
矣乎北山趣慕遠而抱負大吟咏之適古比律為多骨  
氣見于豐意態寓于約不肯寄人籬下操縱自如譬之  
老禪不縛律譬之粹學不踰矩造之必愈深積之必愈  
富則楊陸心印舍我誰屬哉北山莆方氏名應發

陳子寬詩集序

子寬予鄉友也予初掾溫陵子寬尉安溪留幕中性喜  
吟頗得聞其警語自後率數歲即一見見必以此相咨

決殊有馳躡陶謝憑陵郊島之意近南歸道溪上袖此  
集示予曰必為我料簡之子寬去予誦之數日長短五  
七言皆有趣古與律俱春媚秋明姿態美矣何以料簡  
為哉予知其爭雄于詩未已也昔誠齋詩先後近四十  
首自言其作屢變一變于紹興壬午再變于乾道庚寅  
三變于淳熙丁酉同時尤梁溪亦以為公詩每變每進  
又曰壬午以前有千餘篇皆焚矣對延之誦數聯曰露  
窠蛛卹緯風語燕懷春坐忘日月三杯酒卧護江湖一  
葉舟梁溪惜其焚之公曰無足惜也然觀公見行諸集

此等句既變以後未嘗無之豈變其可變者其不可變者終在耶予是以不願子寬之欲有去取也毋使他時又有梁溪之惜昔蔡端明喜作記顏每軸必識曰某處作年若干竟以自鏡也子寬年方盛吟必愈富宜以誠齋之法次第之時以變不變者自鏡豈非一樂哉

### 劉元高詩序

詩猶射也棲鵠于侯而程工拙焉是曰的強弱力也中否巧也非的無以別之若弓之良其材有六則詩料也參均九和則四鍊也幹之心必正不正與視忤是則思

無邪也射之于吟取譬若此然而的有遠近焉有高下焉其審則在我詩亦然陶詩一的也韋柳取之李杜一的也蘇黃取之郊島一的也四靈取之隨所取而盡其能則可以追古人可以名家數不然皆羿矣今言詩於江西大抵以山谷為的高安劉兄以山居前後藁見寄思清而興遠詞贍而律嚴求之派家神情風格皆具予竊知其所以取的者矣因以是說告之雖然射一也使如由基之于猿紀氏之于虱何的不破哉劉兄名元高字某今為候官宰尊公實齋子齊年也

悟書記小藁序

悟上人吾鄉儒家子習氣未忘酷好詩而喜為文向為  
偃溪徑山掌記謁予西省嘗以數語贈之今南歸寓朋  
山所作愈富又寄以二編名曰枯崖且援信無言例以  
求序曰信為佛日記室僧小暇不入園鋤菜即下田使  
牛有集曰園夫持示徐師川師川序之易名奇葩予曰  
皮毛剝落葉盡歸根是為汝宗本色貫花散花皆病也  
師川此名毋乃病之乎使悟而遇師川必曰枯骨茅矣  
予因自思少亦喜吟老無所入乃獨誦翫珠心珠證道

諸歌又多閱保寧雪竇諸老頌古亦時有此作或者正  
以逃禪譏之然則予以書生而喜古尊宿言句悟以衲  
子而弄窮秀才生活恐彼此皆病也昔魯公扈趙齊嬰  
問疾于扁鵲鵲謂公扈曰汝足于謀而寡于斷謂齊嬰  
曰汝少于慮而傷于專是為偕生之疾若換汝之心則  
均于善矣遂飲二人迷酒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  
藥既悟如初其疾皆去世而有扁鵲其人予願請之俾  
易吾與若之心使運使談禪臨濟孫說文章各去其病  
庶無攙行奪市之疑則兩得之矣上人以為如何

介石語錄序

介石向在南山予嘗一見之道貌粹然出語有味為其鄉人也愛之為其名輩也敬之寂久矣侍者景恢乃以此錄遠求著語予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橫說豎說如水漉月師既如此供通如此漏逗我又如何分雪雖然師嘗七見浙翁末後舉黃龍三關因緣遂得關南一拳打失鼻孔有許懼有忤有許作畧生平受用不盡又欲後人究竟正為誰底介石耶浙翁耶黃龍耶昔人有云一字三寫焉烏成馬何況又有上碑石者又有下注

脚者莫將黑豆自換眼睛則木馬嘶風泥牛入海去也

莆田義莊方氏規矩序

鐵菴先生忠惠方公重名厚德之士也其拳拳族黨一念蓋今人所未有者既譜其六房之傳而思有以振德之每曰文正范公吾所敬慕也如公大節固不可企獨義莊尚庶幾焉顧吾力雖<sup>微</sup>未能均及六房之衆於吾禮部之後或庶幾焉中歲居朝以直道不容而去滯留嶺閩凡七年而沒使其及還此志遂矣今寺丞君孝于其親而追思其志切切不去心解章貢之印而歸既經

營薦福以祀長官之祠又勅築本菴以守長官之墓其  
為方房計遠矣乃即舊請琵琶槽之地隄而為田田成  
成歲入石三百猶未足于用也又捐田五十石以足之  
于是取范公遺法依倣而行聚每歲之等第給之姑自  
其親且近者始故九世祖禮部而下若干人高王父福  
平而下若干人冠笄有饋婚嫁有饋喪葬有饋男女之  
生有饋延師家塾教子若孫月有俸歲有供登科者慶  
遺之秋薦入學者資送之有其親而貧者踈而賢者儉  
歲而有飢乏者非次而有患難者皆有以濟助之是皆

范氏舊規也每歲季秋又與族衆共行忠惠之祀祭之  
儀器服牲牢獻奠祝贊件件應法故其意蓋曰饋者惠  
也徒惠非古也是必有以私淑之故器必如禮欲其因  
俎豆之數而知有作聖之學焉服必如禮欲其因衣冠  
之制而知有修容之學焉登降課獻有節則朝廷宗廟  
之事習焉尊卑飲拜有序則閨門孝睦之義著焉此其  
用意深遠又范規所無也况文正之子孫見于奉使公  
所紀墳山之集凡十世僅二百人今禮部而下三大房  
自祖父行以至兄弟幾五百人方來之益未已也吁盛

矣哉此又范氏所不及也昔錢公記姑蘇義莊舉晏子之事以明之乃曰晏之仁止于生前范之義垂于身後蓋以祿賜之及不如義田之遠也予始亦是之既而思之不然也春秋之世阡陌未開田非國君所賜不可私得邨殿之邑既辭當時所有獨北郭六十而已是所謂三等來地也來地廢而後有義莊之名范公嘗倡之今君能續之是又不可不知今昔之故也因併及之

網山月魚先生文集序

儒者之學難成矣學成而窮不售則以空言傳此不能於人能于天者也然巖谷之藏草木俱化非附青雲之士則姓氏且就堙滅其言豈盡傳哉是區區者可必乎或曰芒芒之生宇宙一律其間傑然以人物名者千百年幾見哉于人物之中卓然有見于斯道者又幾見哉雖不幸擯棄于人以死意其言語文字之遺鬼神必且珍惜之決不至委擲于他日今夫泮沔禪仍衰榮霍忽其摧敗朽落鼓萬物者何嘗少靳之至若劔埋鼎沉一混泥滓則精芒夜出妖怪見焉必使華赫震耀而後已豈非以其不輕得故亦不輕委歟見伏遲速特以時爾

然以予觀之月魚氏竊惑焉據槁枯吟空山生無一事  
如其意年纔五十死死未五十年而子孫緝盜不守松  
楸且幾禿身前後之窮有不可道說者遺文僅數卷獨  
吾徒猶有知之至示之他人莫不拊鼻嚇去是豈能必  
傳者哉果傳也不應擲棄至是倘所謂鬼神是耶非耶  
雖然未可以耳目懸斷也千載而下烏知不有月魚者  
乎人心具存太虛無恙然而無有乎爾孰曰無有乎爾  
或者之說尚庶幾焉吾黨寶而竢之可也先生諱亦之  
字學可姓林氏吾邑龍江人受道于艾軒自號網網山  
人月魚氏生高宗丙辰終孝宗乙巳請而祠于縣庠也  
今上辛卯後先生之生百有三年承學從事郎新平海  
軍節度推官林希逸謹序

希逸甲申客壽陽嘗集艾軒月魚二先生之詩  
序而名之曰吾宗詩法今十有五年躔甫以是  
集來求予文俾書其首故帖偶遺追憶不復得  
手先生之文重有所感因更敘數語云爾若其  
格制精嚴趣味幽遠具吾宗正法眼者當自知  
之不待予言也既書遂以歸之橫塘劉氏

竹溪盧齋十一藁續集卷十三

三山

林希逸著

門人石塘

林式之編

跋

跋浙西提舉司社倉規

古人為惠於民未有不自均田始者田不可得而均民無以自濟于是有貴賤歛散之法然耿司農請于漢官為歛散也故曰常平長孫度支請于隋民自歛散也故曰義倉後人失其意皆歸之公家于是考亭先生本其

膚齋續集

一

十三卷



初以復之此社倉所由作也其慮甚遠而惠甚博矣曾未百年此法亦敝非蠹于官吏則蠹于豪家民之無仰自若也卓山陳公為西幾常平使思行文公之法又本古人之心不聚以粟而求之田蓋以粟之藏易弊而田之入無窮視時而散約以其直十之二取而積之積之久則田可增田益增則惠益遠此豈吳人一日之賜哉因思古今良法未嘗不可久也推而行之寔惟其人文公懲在官之病而廩之于民卓山又懲積粟之病而本之于田使文公猶及知亦當嘉歎于此予閩人也恨文公之法不及于吾郡卓山來閩乃以此集見示使卓山更為閩留其不以惠于吳者惠于閩乎民窮甚矣安得如卓山者數十輩俾推行其法以徧吾國豈非文公所望于後人者哉

趙尉尚書講解跋

孔明披書乃觀大略或者則曰武侯豪傑之士也讀古今之書得其畧而不求其詳遺其小而獨取其大所以長庚亦慕樂之吁此非知言者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孔明高卧草廬籌量當世之事思與

伊傳周台共傳捨書何以哉博以古今而求其要領此武侯所以用其書者侯之畧孟之約也是豈易能哉史氏趙君百篇講解謂其不求精熟誤矣因而思之曰不精熟何其得大畧哉予讀延平趙君百篇講解因而思之曰書自諸傳既行句句字字豪分縷析孰不知之而每篇之要領則得者蓋鮮今君篇篇有解鋪敘發明該貫首末使夫人一覽而大略皆具非用功深密者能之乎君于未第時方用功場屋之業而留意此書如此宜為恬軒所喜也恬軒工于吟論文有眼目取東萊論史之法以序此編曰譬如一二

百幅公案自有要處要處云者非武侯所謂大畧乎予于此以恬軒為知言恬軒尉伯父也予詩友也

### 黃紹谷集跋

予初學詩喜誦浩翁諸篇謂其老骨精思非積以歲月不能也最後薌室植齋所編外集別集則有公七歲八歲與二十以前所作如溪上吟青江引牧童晬日巖下放言與內篇殊不相上下乃知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場斯文崔巍徒以我似班揚非特子美為然也紹谷為翁直下孫年十二即能文弱冠前後詩集有名者數種

上追陶謝下軋郊島志趣之遠猶及于刪前一家人物  
超詣如此誠可愛而敬者時之名勝隨集題品其推許  
甚至猶以老作期之是固愛吾紹谷者也然后山嘗曰  
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予則曰學詩如學禪小悟必  
小得仙要積功禪有頓教譬之捲簾見道滅教明心是  
所謂一超直入者固有八十行脚如趙州白髮再來如  
五祖而善財童子臨濟少年樓閣一見虎鬚一捋直與  
諸祖齊肩是豈可以齒論哉抑彼宗之法又有曰善自  
保任者有曰長養聖胎者以吾儒論之被褐而懷韞匱  
而沽韜而不耀闇而日章是則保任長養之道也今紹  
谷與予書曰年三十二矣此昔人賦秋興嘆二毛之時  
余知紹谷又非昔比決無忝于涪翁矣咸淳丙寅小至  
前三日

跋富文方公行狀艾軒作

某少讀艾軒書知先生所與交者如方次雲陳西軒溪  
東溪西二鄭大著正字二劉片文隻字忘飢渴以求之  
幸而得書誦夜夢思見其人嘗謂甫於是時人物如此  
是皆千百年間見之士何其盛哉何其盛哉今北山禮

部又以遠祖富文公行狀寄予曰此艾軒先生所作也予喜而拜奩香而誦則知富文之于老艾猶為前一輩老艾初年嘗問學焉狀公幾二千言且以門人自稱先生於人一字豈輕與又言公識拔溪東休齋于未知名時而溪西亦以奇書與義求質于公然則富文之于莆又為知名人所敬畏者是為何等人物惜其文未及見而遺言卓行僅于誌狀中得之使此數紙不傳後來誰復知者北山方有盛名于世今既表而出之富文之名自是顯顯矣方輿之後八世殿中祖以孫著表于河東

北山其有焉

給事丁先生奏議跋

公早以賦鳴莆之言賦者宗焉既而他文漸出人始得而誦之此僕學于莆時也及公登朝首傳火後一疏兩學同舍皆曰簡到而深切猶勝于習庵公之名于是大矣俄而改紀公始義勇彈文諫稿遂與洪王二公角立此僕為諸生時也甲午公督監闈僕以詞賦為公所許常時造榜上三名必諸經公問何故吏曰是為一邑教官公曰教官非斯人予誰予真之第三至今以為例開

院僕以門生見始知公為世偉人也僕既誤竊虛名公每見必喜曰予于兄文不愧此眼既別南歸五年而公沒哭之溪上墮淚者數日每懷知己之恩必曰公今已矣其不朽者文也可盡傳乎公猶子南一僕親友也因公嗣子云亡嘗相與語曰吾叔父遺稿吾不得盡傳今十失八九吾甚痛之僕曰此宋傑之責也宋傑擢第癸卯南北官游相見之日愈踈雖嘗聚此數卷僕未之見也宋傑沒始得之其子覽之愴然曰公為憲諫今孔范也公司封駁古袁李也穆陵知公最深垂大用矣天竟

奪之事業既未究而生平著述寥落乃爾雖塗歸直前諸疏亦失之是豈可以六丁為護豈不惜哉雖然此集之存固少其間乃有著蔡于眇綿者有藥石于沉痾者有逆鱗而輸忠者有捋鬚而犯難者諷之味之可喜可愕而且春明玉潔波折瀾回幹之毫端曲盡其妙即此而傳亦不朽矣獨散語韻語儷語經評史斷有嘗及聞見者片紙皆不留是則可為斯文惜也至如公之大節則端平親擢猶鳳鳴陽公之所以名于世者此時也嘉定之進致我以名公何嘗一識哉嘉熙之留寔上所眷

公豈容遽去哉當時在朝豈無三變兩來之士而公居其間獨為全節此穆陵所以屬意者大而惜其不憊遺也後村為公銘墓頗得其心論甚正而辭甚悲死者而可作也公必以後村為知己而人亦以後村為知言

跋方持叟歲寒三友制誥

毛中書傳退之試史筆也當時之士且笑且怪子厚至為之解嘲豈非駭所未見耶然東陽沈作芭蕉彈文前此矣以朝廷體制用之遊戲似非退之作古其駭也何故爾後遂有以竹夫人木居士為頌為贊者儀曹以為

善謔當矣昔安晚先生以帝師留經席時取文房四友入之北扉西掖之文繼而作者不翅數十家既又轉為歲寒三友除授予向留京已得之同朝臨川吳萬叔及還三山得之憲幙四明張立道二兄皆嘗以詞學應選矣今莆陽方持叟年纔弱冠兩薦于鄉西上過門乃以此卷相示後村許以年少而筆老意高而語綺信非虛美持叟此行必擢高科登臚仕他日本色文字官舍我又誰屬因思宏博一科嘉定大臣以私意廢士亦棄不習遂使公朝兩制之選每歎乏才既設小詞科又欲秋

試增為四場豈亦聞鼠尾帳之謂乎使今世友朋皆如持叟于進士業之暇游戲于斯文字一機爾豈有難能者哉常楊蘇李將層見而疊出矣

### 林君合詩四六跋

今場屋之士為詩文四六者皆曰外學固有哂其必荒舉業者又有自挾以傲同輩者予曰二俱非也文字無古今機鍵則一是豈不可兩能哉直患不用力耳脫穎策之呂伯恭林夙永嘉論之陳君舉戴溪前輩賦之葉初陸唐老其人皆進士也筆力所到何所不能邑士林

兄君合袖儷語一通訪予溪上以其所作五七言四六數篇下問且求跋妙年場屋未了而餘力及此汪洋有餘趣向頗異是非兩能者耶又何惜數語然學貴自知求知于人未必以情告我江湖諸友人人有序有跋若美矣或以其淺淡則曰玄酒太羹或以其虛泛則曰行雲流水疎率失律度則以瑞芝曇華目之放浪無繩束則以翔龍躍鳳譽之譏侮變幻而得者亦以自喜後村翁每以錦裏刀為笑者此也予素不然敢以情告參之離騷致其幽參之太史致其潔此子厚言文者凡作皆

然君筆進矣更以二字求之老子曰惟能病病是以不病他日當以予為知言

跋東坡與蘇丞相頌五帖

山谷云東坡簡札字形溫潤無一點俗氣觀此卷真所謂筆圓而韻勝也前一帖借金帶乃初除從橐時第二帖獲譴時升沉轉眼榮辱兼之由今而觀並可一笑百世人物固不可磨也

跋蔡端明遺建康杜君懿行草四帖

蔡忠惠正字為本朝第一行草俱妙然得者絕少此卷尤當寶之

跋東坡默化堂三大字帖

堂名坡所命也

三大字神全而韻勝其說尤美此坡仙儻耳所作與者果誰歟公方見仇于世而能求此于公亦賢守將矣體四時之運而無容心于其間付苦樂于偶然而隨所寓以自適此先生養性之法也豈直為牧養之妙乎默化之名奇矣哉雖然四時化萬物亦化其不化者長存此先生之帖所以傳先生之名所以在也

跋山谷與魏彭澤四帖



山谷元祐八年七月除編脩官時方服除紹聖元年除宣城改鄂渚六月離城下八月至彭澤四帖皆此時作所言三前執政微仲鄧州華老鄭子由筠之報紹述之禍萌芽矣明年先生去黔中矣今片札寸簡百世寶之而子厚諸人字誅筆捷童稚鄙惡得喪榮辱果何如哉

跋摩詰看雲圖

註云襄陽米友仁元暉丹陽釋梵隆茂宗同作

陸平原云情見于物雖近猶踈神藏于形雖遠則密觀此筆者必以是求之苟知其趣莫問誰作

跋玉融林鱗詩

詩雅道也幾敗于唐唐人以為進士業也然而不敗者李杜韓柳元白諸賢不可得而束縛也今世之詩盛矣不用之場屋而用之江湖至有以為游謁之具者少則成卷多則成集長而序短而跋雖其間諸老亦有密寓箴諷者而人人不自覺所以後村有錦裊刀之諭予嘗恐雅道微矣今玉融林鱗吾邑佳子弟郭外之田足以自給原夫之技亦頗自力而喜為詩親袖此冊不遠訪予是其意蓋有所慕而非江湖友朋之比予讀而喜之曰詩有練字練句者有鍊意鍊格者此香山居士舊法

也然不止是風雅之傳幾千載古今作者幾百家或喻以彈丸或喻以組繡或以比洞庭之合樂或以比龍淵之探珠先後形容猶可置喙至如樂軒先師嘗論芣苢三章曰譬如晴空一聲霹靂今人言詩豈知有此境界子其以是求之幸而有得則四鍊之工固在于詩之中而自喻之樂則在于詩之外矣

題子真人身倡訓集

右五言三百首石塘林子真所寄也超倫絕類出人意表始若可駭徐而愛之曰是詩也非詩也真詩也詩之

所以為詩不如此也然而必如此也何為而不如如此梓匠輪輿各有規尺是豈規尺哉何為而必如此蕢桴鞀籥自為鼓吹此非鼓吹乎規尺之常人人知之鼓吹之妙非有道者不知也刪後無詩固康節言之然擊壤諸吟何愧于古彼其規尺豈與古同所以鼓吹者同一機也康節之後又無詩矣幸而子真得之子真之規尺豈與康節同哉惟其不同所以為同同則不同矣雖然難能也亦難知也世無康節人必不知之雖然幸而不知也人人知之則我不貴而機泄矣抑不知子真知之乎

人知之乎身知之乎倡者知之乎訓者知之乎皆不知也則予又何以知之子真囑予為之勘辨如斯云者其知乎其不知乎

題徐先輩家傳

正字徐公以文名于唐末誦其賦者與樊川香山共夸翊也遇非其時名高位下釣磯固在而文緒浸微直至建炎始有族孫著作一序又寂寂焉雖詩賦儷語數卷探龍雅道諸集而世莫之見至有遺佚不存者寶祐以來十一世孫平父始收拾其書採摭遺事求其年月而

譜之辨世俗訛傳列所作先後於是冥鴻于審知之閩拏虎于大梁之朱溫未篡無放榜公既第不至汴往來致光諸賢之帖感詠天祐末年之變忠唐之心歸隱之操出處本末始備而大節著矣平父于公可謂無忝獨惜歐宋二賢共為唐史不見張文定所記九國志所傳使公之名不得與龜蒙表聖共入卓行隱逸之間不為無遺恨也雖然今平父名列龍飛魁亞行即顯融文章節槩槩當與共為不朽又何取于傳不傳哉

題徐少章和注後村百梅詩

在昔聞人有註前人詩者有和前人詩者未有且註且和者獨趙次公于坡老為然數十卷之詩和盡而註又特詳此人所難能也今徐君少章以後村翁百梅絕句註之和之援引博而用韻工勝于人遠矣然翁詩六七千首百梅特集中一卷耳兄若了場屋之事能盡為翁註之豈非朋友所望唐詩家李義山其用事最精密世所喜讀者而苦于無註開卷茫然良以為病况翁詩比義山數倍而句句用事融化獨妙他年若無註本尤病于義山前輩云任淵史會註陳黃二詩多得于同時及門之友故其間畧無差舛今翁游詠午橋樂接引後進有疑可以面質將有勝于任史矣吾友其勉之

跋鄉僧詩集

從上諸吟家詩有自選無求選于人者山谷詩甚富而為內篇選者為內篇放翁詩萬首嚴陵以前存者二十之一誰實去取之誠齋舊詩亦多削去尤梁溪以為可惜亦不肯留其自信如此今人不自信而以此質于人誤矣况退之有云人笑則以為喜譽則以為憂將使人選其笑者歟選其譽者歟上人昔以此集示予嘗說偈言矣又

欲求去取焉予乃以自信者語之非靳也抑予又有語上人景淳藏山居詩十首甚工其師寶峯見而諭之曰此詩不減灌溪第恐世以技取子而道不信于人今上人欲了單傳之事而用工于此道進于技乎技進于道乎留以自玩勿示人可也

### 跋蔡伯英四友集

退之毛穎或者以為俳子厚獨以詩之善詭史之滑稽比之四友除謝之作亦猶是也初安晚先生留養魚莊僕以文字時奉燕笑先生偶出此數則僕戲和之既而後村亦和之爾來作者甚衆今總幕蔡君又出此筆于諸作之後抽擢愈深排比愈巧四六家之能事君寔有之不妨于此遊戲也昔夕郎王是齋取前漢諸大傳盡入駢體漢制一冊進之阜陵遂見擢用君方游諸老間知己不少若此集因以上聞他日詞垣之命南澗不得而遜矣

### 跋靜觀小藁

靜觀小稿予友人傅子淵所作也其詞清放而意閑適予方得而喜之客有過予而見之者曰子淵之詩美矣

其自名者奈何予曰太極一圖所主者靜夫子言詩曰  
可以觀子淵學聖門而宗濂洛者意以是名之客曰情  
動于中而形于言歌之不足至于舞蹈觀奚靜窈窕尋  
壑崎嶇經邱登高而嘯臨流而詩此淵明得于游觀者  
靜奚觀予曰不然柳月梧風先天翁擊壤詩也伊川嘗  
以非風非月美之而翁之自敘則因閑觀時因靜照物  
因物寓言因言成詩子淵之靜其得于康節照物者子  
淵之詩其得于康節觀時者子奚疑然則子淵之詩似  
擊壤乎曰予聞方外諸友謂子淵雖以吟事為樂而觀  
心靜定之學所得者與詩其土苴耳客起而拱手曰然  
乎滋可敬咸淳丙寅臘月林某書

跋趙次山雲舍小藁

江西詩之冀北也派家行而誠齋出後村評中興家數  
以放翁比少陵誠齋比太白而文公昔嘗病之豈以其  
變化如浮雲激射如飛流有非繩墨規矩所可限者然  
非病誠齋也病學誠齋者也今江西諸吟人又多祖陶  
謝矣陶謝詩之典刑也不假鉛華不待雕鑿而態度渾  
成趣味閑適一字百鍊而無鍊之之迹學者亦難矣白

雲以詩名江西次山白雲之子也予識白雲于京師而得兄于鄉幕乃以此編見示自命曰雲舍小稿步趨陶謝而隱然有誠齋之深思五言如飲酒反飲酒杜日雨聲秋懷雲卧諸作七言如重午夏日生春春晚守歲唐律絕句工力到而興味深予讀而愛之知兄方盛年吟事進進未已白雲集未盡見而得此作乃翁不死矣遂題此以為白雲賀

劉侯官文跋

文亦難工矣雖從前大家數亦未嘗不磨以歲月而後得之自韓退之有如是者有言之說至老泉乃曰其始也駭然以驚其久也豁然以明及其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再三讀之然後渾渾乎覺其來之易也此非沉潛之深悟入之奧無緣猶此語雖然不如此而已也老泉此書方以請于歐公故其言有不容盡者若退之所謂迎而拒之平心而察之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斯一轉又有黃芽化雲之妙非傳心得髓者未易知也山居劉君少掇高科而學問不少輟其為文日銳日進正如秋水方至而波洄瀾激恣態橫生今觀

此集有豪爽似曼卿者有崛強似徂徠者其間紆餘天  
矯又有文潛少游之遺風他時霜降水涸一見涯涘當  
知退之所以迎所以察所以肆者其不名家矣乎比因  
南來訪予溪上與語及此君以予為知言遂書集後以  
歸之名某余同年實齋侍郎之子也咸淳五年五月日  
林某題

跋忠定晦菴與井伯林僉判諸帖

井伯林公艾軒先生猶子也艾軒在時客于忠定之門  
所交多當世名勝紫陽尤敬愛之此帖二十有七皆二

公往來者也忠定在閩欲致福公晦翁不可而公亦不  
肯一出帖中所謂學可再招不至者網山也公為舊客  
網山為屢氓皆重于一舉足如此而忠定拳拳之意亦  
異于將相不俛眉者矣豈不兩賢哉紫陽在漳以經界  
訪求人物公亦不一就之諸帖云云或及時之大故或  
訪以所述何業或曰欲質所疑不可得紫陽豈輕予人  
者又鑿書一事有如後村所記東巒信偉人矣予又聞  
東巒夫人田氏也既嫠而嫁諸女皆名家歷山陳君作  
哲其第三倩也陳君得璋夫人以錦囊送此諸帖以代



犀錢玉果曰可抵千緡非艾軒姪婦安此語問者皆笑而陳氏獨寶之今叔謙因平父山長寄以示予而西山後村臞軒手跡俱在思前哲之浸遠而題跋諸賢亦不可見感翫不已書而歸之叔謙平父皆艾軒諸孫也故家人物遺風尚存好尚如許艾軒之書其有傳矣咸淳乙巳立冬前一日三山林某書

跋艾軒讀離騷遺蹟

靈均之文龍驤鳳躍神鬼神帝不可以筆墨蹊徑求之此從上諸老所傳艾軒先生之語先生于書具如許眼

目而此卷隨條雜記不厭煩碎必少年初讀時今集中有以騷發策者議論頗相出入豈非究其纖悉而後盡其底蘊乎此真讀書法也平父徐山長其外大父井伯僉判也于老艾為外諸孫擢第來歸極意訪求先生遺蹟所得頗多而真贋相半蓋莆之前輩風流慕尚學艾軒筆札者甚衆故有虎賁似中郎者此卷其真也平父寶之咸淳五十九後學林某敬書

跋徐平父所藏蘭亭二帖

山谷謂右軍蘭亭無一字一筆不可以人意摹寫或失

之肥瘦亦自成妍此卷二帖皆摹而又摹者與予所藏頗相類雖其間有失真處然亦有可心會者以山谷之語求之則可竹溪林某咸淳己巳九月己巳書

可以心會亦山谷跋中語

### 老艾遺稿跋

此卷是為艾軒先生遺藁曾孫白杜方君之性所藏也前數則有為幸學紀事者有為經筵故事者有為二廣論鹽法歲計者有為榻前擬奏者此先生在西掖時也最後細書密行有論西漢顏注者有論大易乾坤二卦

者有論顏子學問先後者此先生為著作與南軒東萊鄰居時也其間至言妙義如曰自堯舜以來宇宙之間始曉然知有帝王之學如曰體乾坤二字之義惟天惟地可以盡之不當說乾便指天坤便指地又如南軒曰回終日如愚當時問學中間一節先生曰退省其私亦足以發此是初學無疑鑽堅仰高以至欲罷不能則是中間一節非先生無此見也非先生無此言也予既得而翫之因曰是雖殘篇敗楮真蹟能幾而論其世想其人其于朝廷則有君臣遇合之懿焉其于班行則有朋

友講論之懿焉其于家庭先生口占而東巒筆受則有一門父子之懿焉是豈千金之璧所可敵哉方君其瑤之咸淳五年十月十五日林某書

### 老艾遺文跋

嘉定壬辰岩仲初解褐予方補上庠與岩仲飲別彙征曰兄老艾外諸孫也先生遺文散落殆盡兄之責也岩仲得尉尤溪需食數載搜獵殘缺之文不遺餘力乙未予成進士歸方盡見其所得者搜獵猶未已也每得一紙雖三數行亦必馳以見質其間亦有諸生傳錄而論

議失真者予稍能辨之遂不以入集已刊之莆番兩郡矣年來諸友又有得于故家而集所無者或以見遺大抵有若似夫子俳優效叔教益信岩仲所選之精可無遺恨今性仲訪予溪上又出此數則予謂太史公之書必揚幼安所傳為真褚先生雖為補遺或者未免疑之古今之事皆然敬書遺文之後以俟具大眼目者

### 諸賢與艾軒書跋

頭一帖忠定書也忠定與先生書如家人語予得見多矣次兩帖乃留丞相章貢所作時先生猶在朝也最後

范石湖數書如作英英堂託先生求張余曾三公畫像  
皆所謂桂林伯者如厭諸妓所歌俚語則因誕節裒蘇  
黃舊作委吏教之曰盡洗蠻煙瘴雨亦與先生言之又  
求古端舊石意故家有得于未閉岩之前者風流好尚  
豈俗吏所為哉使人讀之如見二仙相與倡和湘南樓  
時奇矣

諸賢與東巒書跋獲

東巒為艾軒先生猶子獲交諸老間此卷乃忠定晦翁  
益公兩游公李雁湖諸賢手帖時東巒或未解褐也方  
君彥惠得之其子性仲出以示予又在歷山陳氏所藏  
趙米四十帖之外陳亦東巒之倩與方為襟友東巒四  
女蒙仲乃翁亦倩也然此等書帖多留方陳二氏而他  
倩獨無何也聞岩仲向得以入集者亦皆性仲借之此  
帖雖存岩仲木已拱矣為之悵然

竹溪盧齋十一藁續集卷十四

三山

林希逸著

門人石塘

林式之編

四六

理宗皇帝大祥疏文

臣必慕君終身之謂大孝喪無過禮天子以達庶人既  
終過密之期敢伸梵唄之祝大行皇帝陛下乘雲獨樂  
慧日同輝渭北出遊之衣冠第勤追慕天上已成之宮

闕永遂道遙

盧齋續集

一

十四卷

理宗皇帝大祥疏文

千載厭世至于帝鄉德忱罔極三年服喪達自天子禮必有終祥而曠然嗟何及矣即梵宮而祝讚合率土以悲號伏願大行理宗皇帝與道逍遙在天對越廟配太祖為百世不遷之宗即如來有萬劫長存之性

丁卯賀郊祀表 代作

中國一人祇襲寶圖之慶正月上日肅陳圭卣之儀熙事備成受命用懌恭惟皇帝陛下儼君臨之始弘郊見之恭湯又日而日新德隆昭格舜薦天而天受禮重肇

禋柴燎而宵景穆清鑿回而朝光絢爛符萬國謳歌之望昭先皇付託之明宗社奠安神人鼓舞臣際時龍御與數駿奔丹鳳樓前幸伴從而班賀金雞赦下知喜動于驛馳

丁卯聖節

鴻名鏤牒備天下養以為榮虹節稱觴與佛降生而同慶敬憑清唄仰祝遐齡壽和皇太后殿下如月之恒倪天之妹其來有自諸仙振金策之鄉惟休無疆萬歲並瑤池之母叨利天之佛母方慶誕彌金輪王之如來相

期示現合臣黎而欣戴資梵咀以虔祈皇帝陛下介福  
萬年並明兩曜昨日今日瑞迭紀于虹流先天後天壽  
永齊于鰲立

賀生皇子表

戊辰閏正月六日皇子生代作

瓌旒高拱萬年方頌于怡愉銀榜儲休彌月載歌于覃  
訃懽騰鰲抃祐篤燕詒恭惟皇帝陛下惟德紹明白天  
施祉帝天之功九敘洽于羣生華封之祝多男得于一  
索況昔惟誕節瑞當莫熒之五生今閏亦建寅數比雪  
花之六出以聖祖神孫之繼美知皇天眷命以無窮臣  
等際世重熙逢辰大慶吉日維戊肇開暉暈之祥千歲  
為春可卜治安之盛

賀皇太后表

惟聖憲明受茲福于王母今天命哲肖其德以神孫懽  
奉東朝瑞騰北闕伏惟皇太后殿下德備姜任之聖壽  
齊箕壽之長帝捧瑤觴既先天後天之同祝祖貽玉葉  
又五日六日以相仍閏亦建寅帝為施祉即造物安排  
之巧知皇家眷祐之隆臣阻綴班趨遙陳表賀怡愉問  
膳喜看朱芾之祥歡笑含飴玆見綠章之侍

賀皇后表

萬年為母奉太后以怡愉一索得男歌生民之岐嶷懽  
傳萬宇喜動六宮恭惟皇后殿下以坤承乾如月殞日  
諫而脫珥朝必謹于雞鳴謀以授弓占喜符于熊夢福  
隆基祚瑞塞堪輿臣遙企椒塗重伸華祝小星及下之  
惠宜爾繩繩後天不老之期相維穆穆

賀丞相進封魏國公劄子

位峻上台國隆新命爵尊以勸屢辭尚父之師官無可  
爾特錫大名之魏勤勞既懋謙遜尤高恭惟某官旋乾

轉坤功成再造扶天浴日翼贊兩朝屬當訪落之初綽  
著無前之績仇魚之蠹熏室曾龍之徑掃清詔令羅行  
皆先帝欲為之志弓旌收召多前朝未至之人脩內攘  
外而德威疆開忱布公而容量大氣象挽回于慶祐聲  
華遠輩于伊周快活新條丕變一和之效明良嘉會共  
期千載之安某欣際熙明遙瞻穹邃雖少陵已老敢忘  
左丞誦句之恩恨史克不生莫繼周室啓宇之頌

賀丞相除太守

國重元勳階崇極品茲惟后矣宅牧宅準以式四方曰



吾師乎為仁為義而澤萬世維垣之遜必陟告廷之命  
又新喜動埏垓輝流簡冊竊以宗社之重所寄一賢古  
今之難莫如二事誥今王以敬德時惟升陔之伊保冲  
子以居師是亦征東之旦自漢唐以來鮮此惟殷周之  
老兼之乃若皇家非無名哲澶淵之寇遺恨于天禧好  
水之韓始稱于嘉祐呂相有不名之寵于平世何為紫  
巖任中興之功而末揚不與蓋嘗觀田文吳起之問答  
誦采薇天保之聲詩我思古人式至今日恭惟某官盛  
德元老耆儒宗工聲猷遠輩于典謨勲烈徧銘于彝鼎

力侔再造在長江飲馬之初忠濟兩朝實大寶遺龜之  
際搢笏垂紳而聲色不動諏經訂禮而冊號具嚴快活  
新條皆述行于先志登延衆正即詒燕之初謀屹成磐  
石之安亟了因山之役爾乃攀烏號而如慕奉龍輶以  
請行兩宮迭勉諭以莫留四海誦奏篇而踈立導恭八  
翼歸秩九虞清廟之對在天心質祖宗而無愧咸池之  
浴出日功于社稷以愈隆爰即上垣榮躋絕席殊弗撓  
謙之志實無可庸之官雖韓以勛潞以年未有如公之  
全美使河如帶山如礪所宜與國以長存弼予一人期

之千載某叨居化治喜際明時卑棲莫望于鷓嚴勇躍  
敢鳴于燕賀第慙拙陋曷究形容如正台之席而啓黃  
扉公何樂此追先帝之遇以光遺德世所望焉

賀魏國公再拜相

九垓宣制元老還朝今王即命曰功宗方切時中之人  
先帝寄臣以大事敢忘陛下之忠是以袞歸能令鼎重  
嘗謂甘盤舊學姬旦大勲高宗興罔顯之思迄容遯野  
成后有弗知之悔猶待反風是皆簡冊之夸談未盡君  
臣之全美卓如今者皇乎盛哉恭惟某官以文德規乾

矩坤以鉅力扶天浴日保金甌而無缺茂著勤勞奉玉  
几之末揚具明忠孝登延衆正允契詒謀快活新條無  
非先志既奉襄城之駕功即方中樂慕子房之游疏却  
復上扁舟徑渡飛鞚莫追宸章疊十數以苦留朝紳隨  
班次而迭奏謂唐于裴令所謂佩安危之身漢去鄱侯  
信如失左右之手庚牌沓下丙枕皇安殿學士與持橐  
以遞行王叔父亦載酒而勉諭賴高帝之靈啓我幸阿  
衡之志幡然都人欣司馬之來天下慶紫岩之相師維  
尚父必成會盟一正之功心若老臣宜盡開濟兩朝之

事某戀德恨去天之遠歡顏聽動地之聲蚓亦何鳴燕  
知有厦蒼生厚福欣聞再提筆之期紫極隄瞻但竭一  
瓣香之敬褰裳舞蹈端笏敷陳

繳劄

恭審宸旒凝矧公袞來歸子房為帝者師雖念授書之  
約予旦篤前人烈宜膺作冊之新勳華極千古以獨崇  
聲節比二公而兼美基圖益固日月增明某方吟遵渚  
之詩欣聽告廷之命亟憑儷牘僭露慶忱因思君爽序  
言有所謂召公不悅者訓解久訛未得其旨獨艾軒先

生以為召之不悅蓋欲歸而未許也方周公東征未還  
公嘗獨當國矣卜洛既成浩然動念周公以二人共濟  
苦留之公之不悅蓋此時也夫何自此既留之後終始  
王室獨相兩朝三十餘年是豈淺心狹量者所知哉蓋  
功成欲逸固為賢哲之本心眷篤必留是乃君臣之大  
義九廟之託重則一身之計輕此古大臣事也竊惟師  
相先生始焉之請既同召公之心今者之留必踵召公  
之武翼扶初政昭答先皇萬年敬天之休蓋自今日始  
區區排偶未竟願言最述此比拳拳為斯世所有賀啓

一通謹百拜敬具短札綴申欲望鈞慈一賜電覽擲去

賀賈平章啓

注倚眷深韓章位正兩朝開濟倅建武再造之功一老  
褒崇繼元祐二公之美軍容國容之俱肅天心人心之  
允符遠思盛朝喜見今日恭惟某官元勳大德碩量鴻  
儒和野和朝致治慕虞周之懿知兵知國禦戎笑秦漢  
之踈雍頌變局而躋至寧艱難定策而了大事既弼成  
于新政且蒐舉于彌文元旦奉瑄庚昊天有成命之頌  
兩宮作冊續思齊所以聖之詩然後款謁儒師以至躋

升哲祀丕煥恢宏之烈允殫勵相之勞帝方念無可酬  
之官公乃有成不居之意爰登絕席就幹洪鈞聳世觀  
瞻對時尊禮首百辟而獨立宰臣之上定三日而一游  
廟堂之儀時于熙明坐而經論恩典有加于潞國眷留  
斯比于召公稱瑤池之觴孰若黃扉之榮養作角招之  
樂宜于清廟以美成某退服鋤犂遙依衮黼傳觀制詔  
與臯謨說命以同誇歸美君親願天保南陔之再作

丁卯賀平章生日 八月八日

恭審嶽駿生申奎明聚卯帝夢予而賚弼久殫啓沃之

忠時申命以登庸式協平章之治兩朝元老千載昌期  
恭惟某官箕昴瑞儲乾坤名塞三日繼千秋之節生德  
于予中天成再造之功弼基自我躋時雍而衆芳和聚  
穆天緯而大化敷明丕宣擎柱之勞獨任賜圖之託大  
舜協華而類帝姬公作誥以明農惟玉皇注倚之隆而  
奎畫眷留之切謂天生李晟非為朕實惟社稷之臣矧  
時若甘盤又有殷可徵師保之訓勉就湖山之賜第優  
崇廊廟之重臣慈闈養志以含飴瑞旦同聲而稱壽遙  
想賀床之萬笏沓來御府之八珍野言富貴神仙雖山  
人而亦美克頌燕喜壽母何魯國之足云某扶犁正託  
于化鈞滌筆僭脩于慶牘靜惟今昔未見擬倫潞國以  
德韓王以勛既備兩公之美廣成之壽汾陽之考所宜  
二者之兼舞抃惟深形容罔既

賀常樞密

恭審誕敷制冊晉幹鈞樞躬一德以享心時則有伊尹  
籌千里而決勝吾不如子房朝登真儒國成強勢敬惟  
某官以魁壘之名瑞世以學問之道致君二紀踐敷兩  
朝聞望名為殿上虎義不留而莫留拔去眼中丁時可

進而後進燁矣常楊之制凜乎袁李之風天綸奮筆以  
塗歸星履拂衣而徑去先帝雅知于大器留遺後人嗣  
皇簡記于直聲式至今日乃者還望之于試政位坡老  
于大儀熙事備成功疇咨于五使基命宥密班俊陟于  
一堂益聳巖瞻嗣膺廷告萊公為文正所重蓋本同年  
潞國與忠宣俱賢竚須共政某身逃空谷心企層霄晦  
叔得時老固難于言仕司馬作相禮不可以無書所恨  
衰遲有慙後賀

賀葉右相

播告楓墀延登楓槐宰招旌不至如舊學之遜于荒有  
是歸喜良弼之置諸祐宗祧增重簾陛益崇恭惟某官  
德備乾坤之和學得聖賢之奧筆全大巧文為六館多  
士之宗玉立清聯名在百辟千官之上雍容出入密勿  
論思其浹于下也皆仁聞仁心其沃于上者必大計大  
慮社稷之臣惟黜廟堂之量如安琴瑟更張獨首諸賢  
而名衣冠甚偉有如四皓之來方頰公調護之時即咨  
汝弼承之意兩地共擎于鰲極一朝扶上于羲輪弓劍  
是藏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麾幢于邁亦惟光萬邦而

至海隅屬時圖任于舊人將旨趣還者累月九重虛貯  
百疏告辭朝有潞公次輔必資于司馬相惟蒙正元勳  
庶佚于韓王及此告麻聞者舉笏問朝問左右孰不屬  
心惟天惟祖宗生而佑我相須一體在時二人必如三  
賢推慶曆之車主行而已將見萬國貢王朝之籍曰盛  
哉乎無疆惟休俾耆而艾某迹慙孤遠格合遯閑聞宰  
路之尊隆為世道而鼓舞公來西洛想萬人環馬以共  
觀僕香山雖一翁自漁而亦樂

賀留樞使

作冊明廷顛柄宥府斗魁宣化第一星而曰樞天佑生  
賢五百年而名世朝聳巖巖之望國隆濯濯之聲恭惟  
某官學貫幾神姿函經濟文軋漢周而上名垂宇宙之  
中射策大廷以直言為多士之冠影纓華省即上疏訟  
故王之寃帝簡知于是時士期許以異日暨燕詒之謀  
決首鴻碩以習居固知注倚之密隆猶且從容而入出  
著于朝者直節孚于衆者仁聲即華使以趣還實先皇  
之深意持荷紫禁藹如君謨永叔之言講德青宮隱然  
溫國申公之望嗣王纘服舊學奮庸經綸二府之間才

兼文武翊贊萬微之化力罄忠勤屬時修攘加意申儆  
謂知兵知國莫如希文之賢况同心同德庶協裴公之  
議疇咨元哲帝曰欽哉獨幹洪樞相尊等爾是必以魯  
經而正夷夏之分以周雅而規內外之功當使函谷泥  
封然後天河甲洗邊無南牧虜宜襲冠帶以稱藩聖壽  
東朝公亦戲衮衣而娛母慶闕家國福等山河某晚際  
熙明格當閑退迹遠方盟于鷗鷺才衰莫頌于夔龍為  
世道以激昂企台垣而鼓舞西周二老時哉如應之必  
揚元和一翁僕也雖漁而亦樂

賀後村八十劄

曳履名臣垂孤瑞節新吟傳藁已誇孩兒貼額之年初  
度銜杯恰是老子出胎之日大手時需于閣老元身壽  
等于壺公某夙沐殊知欣逢盛際允協周熊之兆曷伸  
夏燕之私輒課踈蕪仍羞輜非僭祈容納倍切皈依三  
子七孫再入共游于兩地十年一賀百篇更紀于千齡

賀劉朔除鄉漕兼建寧

帝眷耆英詔兼臺府持兩使之節孰如朔翁之賢總大  
漕之權仍領南州之牧列城雷動千里春濃為丹山碧



水而小留聽綠霧紅雲之迅召某逃閑既老知己惟公  
廣廈懽顏遂釣艇漁簑之適形堰接武看龍藩驪駕之  
歸

賀陳提刑淳祖

九陛疏恩七閩司臬轡絲遣使由赤霞選表而來衣綉  
問民稱霽月洗冤之志令如霜肅至與春同恭惟某官  
偉矣文宗燁然政譽惟當官必于行義此先帝所以知  
名星渚抗言有不受之豺虎日畿持節安肯問于狐狸  
雖許辭鷺序而歸實深有燕詒之意於皇嗣聖簡在勝

流初元須共理之良寬書布矣正旦需好生之澤丹筆  
付之禁武稍迂宸知殊密欽哉惟恤姑登孟博之車道  
之將行即補仲山之袞某散人號久遺老傳成蓮葉操  
舟息意但尋于溪友薇花殘夢回思幸識于省郎乃以  
堅民託之冀部皇華吾善處愧莫陪騎竹之迎短褐人  
更唾喜或遂扶犁之適率然箋賀幸甚鏡原

賀吳恕齋除兵侍

疇咨閩庸趣還禁省詩書元帥方進直于老龍筆橐清  
班特峻躋于司馬邦人嫪戀輦路懽迎恭惟某官瑞世

一賢牧閩三載行盡世間之好事何求身外之虛名來  
從佛地位中用心仁矣得于書冊子上皆學知之宜其  
推行如此光偉令嗣聖正朝之始謂先皇得力之臣與  
其遠惠于一方孰若歸游于兩禁有文必有武熟師友  
之講聞志刑不志兵笑史家之踈缺于此獻論思之益  
佇焉運宥密之籌某辱知素隆受屢尤幸雖聽盼綸而  
喜預牽卧轍之情民願借留莫過九重之眷公歸奏對  
請言七聚之貧

賀洪福帥劄天錫

帝疇法從詔領元戎兩朝之召五載之辭但見奏篇之  
沓上十乘之雄七閩之寄肯為鄉部而一來吏民爭輅  
于福星主相欣聞于上日恭惟某官學扶人紀道結聖  
知直聲發于世喑啞之時雅操見于局轉移之後人誦  
排奸之九疏我如橫野之孤舟大老歸乎來嗣聖薦勤  
乎出綈諫官徵不起諸公應愧于彈冠繳還紫禁之際  
書苦遜清湘之賜鉞有臣不召欲治其誰想宵衣之思  
賢至于側席即畫錦而命率姑以起家玉音不住以丁  
寧輿誦又從而慙慙迫斯可矣樂則行之碧油幢下之

書生何必富貴琉璃瓶中之清望好見登庸某辱眷素  
隆受廛伊始茲候迎于茅廬敢率越以箋忱老愧惰荒  
拙難模寫作堂而刻詩于石固知相入之所榮要路而  
請造于朝尚願齊王之得見

賀劉尚書生日

聽履星辰儲精箕昴歐老之生丁未昔皆謂之再來祁  
相之會丙申今已多于一算為文章之宗主備福祉于  
元身名重兩朝壽期千歲某欣逢盛旦莫效慶忱素不  
工詞又恥借君房之筆姑惟存禮敢併羞野老之芹

賀徐倉兼憲 明叔

帝眷一賢詔兼兩使飢者溺者既捐例卷以活其窮歛  
哉恤哉又證古書而行所學廷盼綸命鄉詫錦行某聽  
崇臺布德之新為聖世用人而喜姑了澄清之寄具知  
簡託之深老固歡顏布被安凍廬之雨公宜歸覲繡衣  
立霄漢之春道與時行施由閩始

賀陳提刑兼泉州

帝提三印詔付一賢紫帽雄藩特移于蕩節繡衣御史  
就領于金珠部曲歡呼商夷鼓舞恭惟某官傳止齋涵

古茹今之學推漁溪洗冤澤物之心平反之筆春和廉  
按之章霜凜即使星之纏次專佛地之拊摩森戟凝香  
竚見藩條之肅連檣接舳抑令縑布之通雍容荷禁之  
歸近續芝綸之至某欣聆郵令倚俟郊迎與野老共談  
喜即瞻于棟宇雖崇臺漸遠要不外于提封

賀劉朔齋除中書禮侍

荷橐真除薇垣再入周使載馳之蹟方慶袞歸賀公二  
命之華茲聞詔下九陛虛懷而圖舊三階夷武以登庸  
獨柄斯文即棟吾國某辱垂情于簪履喜竊聽于絲綸  
姑亟瀝于賀忱尚嗣鳴于別悃禮樂文章之老定符巖  
尹之瞻郵筒倡和之詩寧去溪翁之手

賀李侍兼漕建寧

公領侯藩甫盼條于上日朝分使節俾兼組以觀風九  
重之眷異殊再命之榮赫奕聲搖山岳歡溢閭閻某正  
慙溪老之寒幸入屢氓之數崇陰仍在樾蔭是依得人  
吾榜中四海必均于霖雨先州後天下八城重見于福  
星

回洪帥

紫橐油幢方秩初筵之禮華箋錦字肯貽老圃之農欲  
使扶杖之癯得與曳裾之客眷隆破例跡冷知榮適苓  
桂之未除整擔簦而莫強不容稟令有甚負芒謫仙長  
揖而見荊州豈非素願淵明稱疾而辭刺史何敢為欺

趙判府賀年劄興化

史占新曆紀百二十日之春候舉慶杯上萬有千歲之  
壽奉慈闈而燕喜輅帝闕之鳳綸一賢得輿千里同頌  
某雖居鄰壤何異屢氓未能貢賀于椒盤乃若鳴謙之  
華翰元日到人日自慙溪老之陰寒卿雲若非雲徒羨

壺公之喜氣矧叨珍惠倍劇瑑藏

回林潮倅賀年

春多一月喜曆日之開端潮有三陽賦屏星之來暮內  
君子既過拔茅之吉半刺史宜膺出綽之榮小留詠于  
柳塘矧催班于蘭省某隱几窮吟而度歲開緘愁破于  
清朝今年似去年對酒遙知於花好元日到人日為鶯  
獨惜於冰寒

謝再任武夷

欽承恩命倍激懦衷伏念某自去闕廷久安農畝每思

疇曩幸逃偃月之危機敢意衰殘獲際中天之盛旦踰  
分婁叨于華濯汗顏一斤之自貽齒豁頭童世鄙退之  
之陋囊空米盡誰憐子美之貧曲賴陶家既未忘簪履支  
離之鍾有粟足可敷門菜蕪之甑纔塵又嗟涸轍問鈞  
僭矣提筆活之此蓋平章先生仁不棄于內溝德尤先  
於噓稿謂彼耄無能之老曾備驅馳使其飯不足于今  
有虧覆幬冒馮引喙慨耳垂情某敢不虔祝辦香歸依  
化冶十題漁具遠師笠澤之散人九曲棹歌即訪幔亭  
之精舍雖捐糜之無路實戴荷以猶天

### 賀余宅燎黃

裡恩馳遠燎祀展儀黃制前陳諧告墓顯親之志綠袍  
後拜兼呼班擢第之榮福萃一門輝聯三世某自慙倚  
玉莫預炷香善積慶餘侈有子有孫之美利成宰徹想  
為賓為客之華薄效菲輜厚祈容亮

### 賀余帥參生日

穀城喜氣蓬島瑞光是月先立秋適生申於五日有星  
曰南極宜介壽于千齡姑滿酌于兕觥貯飛來于鳳詔  
某有慙葭倚薄致芹恭同是黃冠堪笑兩翁之岑寂遙

瞻華佩阻陪諸客之歡娛

回福清薛宰劉夢桂

門外三尺草底聞蒲艾之香河陽一縣花猶念樵蘇之  
老竭來華染訪逮衡茅倚馬揮毫巧矣抽黃譬白籠鵝  
包黍加之重碧輕紅辱專价之肯臨知可人之厚愛鳴  
瑟餘暇少看競渡之龍舟名札佇盼即見催歸之鳧舄

回邱司理謝乃翁退菴集序

還兄先集率爾署銜惠我長箋得之銜袖古云三不朽  
貴如翁之立言教有五大倫忘其友則非義所幸蠹編  
之猶在雖非鴻筆以奚辭慨懷一生一死之情可無有  
子有文之喜若為言謝弗稱知慙樂莫樂于相知嘆斯  
文之已矣序者序所以作庶後世其知之

代後村遺表

投紱歸來之久抱病日深闔棺就盡之時懷恩天遠將  
隨土化敢罄畝忠伏念臣夙慙瑣尾之縱橫被娥眉之  
妬幾更煩使動觸危機愛憎並起于虛名毀譽皆傷于  
過實固嘗負妄男子之譴幸不加刑然卒叨先神后之  
知名而賜第逆旨塗歸而又去克負裸直以重來衆志

膚齋續集

十九

十四卷

是仇十年不齒輿圖中復華顛幸際于改絃扉掖兼除  
紫橐仍陞于曳履執橐至蒙宣索奎文特示褒嘉疑福  
過以乞身拜宸盼而稽首寶篋親題之句御墨猶新篚  
金內出之珍歸裝驟富寵加一老榮倍二踈奈還笏之  
未幾痛遺弓而何及今王新命方欣扶杖之觀古我舊  
人亦軫遺簪之念老龍華而過望盲龜藥以弗痊逮此  
新春乘之他證分揣僥踰之極理安夢覺之常况其年  
八秩又加三此在昔諸賢為絕少所恨涓塵莫效終始  
何俾踳閱泉扃指他生而自誓遙瞻霄漢盡垂歿之悲

言伏望皇帝陛下體道清心尊賢敬故能保民則能保  
國知事天則知事親楮下物昂節用當由于上始敵強  
我弱攘夷莫急于內脩毋憚憂勤而喜小康毋縱窺覘  
而干大政思再造之艱必申嚴屏翰守兩箴之訓必如  
見羹牆于以奉太母怡愉之歡予以答穆陵付託之意  
臣萬事足而欠一死身無憾于九京羣枉杜而和衆賢  
國願安於千歲

竹溪齋十一藁續集卷十四

虞齋續集

二十

十四卷





